

史記

十六





史記

張蒼周昌趙主完任教田屠士嘉  
酈食其陸賈朱建

傅靳蒯成史

劉敬叔孫通

季布藥布

袁盎晁錯

張敖之馮唐

石奮馮衛維

直不疑周文

張敖

史記卷第九十六

張丞相列傳三十六

楚 鍾惺 批評

張丞相蒼者陽武人也。好書律曆。秦時為御史。主柱下方書。有罪囚歸。及沛公略地過陽武。蒼以客從攻南陽。蒼坐法當斬。解衣伏質。身長大肥。自如瓠。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遂從西入武關。至咸陽。沛公立為漢王。入漢中。還定三秦。陳餘擊走常山王張耳。耳歸漢。

以丞相二字作  
張丞相御史大  
次茂宋官歸連  
丞相故本傳不  
曰張蒼而曰張  
丞相北命題王  
意也傳止蒼一  
人而固時周昌  
遊光台致書相  
遊覽由所嘉錯  
出語絕承轉次  
應或用蒼引起

而諸人繼之或  
中入蒼而諸人  
先後開始之數  
人出處數十年  
官職用舍沿革  
斷續藏其文  
至變不當以一  
人一事始末看  
之也

漢乃以張蒼為常山守從淮陰侯擊趙蒼得陳  
餘趙地已平漢王以蒼為代相備邊寇已而徙  
為趙相相趙王耳耳卒相趙王敖復徙相代王  
燕王臧荼反高祖往擊之蒼以代相從攻臧荼  
有功以六年中封為北平侯食邑千二百戶遷  
為計相一月更以列侯為主計四歲是時蕭何  
為相國而張蒼乃自秦時為柱下史明習天下  
圖書計籍蒼又善用算律曆故令蒼以列侯居  
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黥布反亡漢立皇子長

為淮南王而張蒼相之十四年遷為御史大夫  
周昌者沛人也其從兄曰周苛秦時皆為泗水  
卒史及高祖起沛擊破泗水守監於是周昌周  
苛自卒史從沛公沛公以周昌為職志周苛為  
客從入關破秦沛公立為漢王以周苛為御史  
大夫周昌為中尉漢王四年楚圍漢王滎陽急  
漢王遁出去而使周苛守滎陽城楚破滎陽城  
欲令周苛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為虜  
矣項羽怒烹周苛於是乃拜周昌為御史大夫

常從擊破項籍以六年中與蕭曹等俱封封周昌爲汾陰侯周苛子周成以父死事封爲高景侯昌爲人彊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昌嘗燕時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高帝遂得騎周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卽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憚周昌及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爲太子大臣固爭之莫能得上以留侯策卽止而周昌廷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爲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

斯斯知其不可陛下雖欲廢太子臣斯斯不奉詔上欣然而笑旣罷呂后側耳於東廂聽見周昌爲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是後戚姬子如意爲趙王年十歲高祖憂卽萬歲之後不全也趙入趙堯堯年少爲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謂御史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少然奇才也君必異之是且代君之位周昌笑曰堯年少刀筆吏耳何能至是乎居頃之趙堯侍高祖高祖獨心不樂悲歌羣臣不知上之所以然趙堯進請問曰

陛下所為不樂非為趙王年少而戚夫人與呂  
 后有郤耶備萬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全乎高  
 祖曰然吾私憂之不知所出堯曰陛下獨宜為  
 趙王置貴彊相及呂后太子羣臣素所敬憚乃  
 可高祖曰然吾念之欲如是而羣臣誰可者堯  
 曰御史大夫周昌其人有一堅忍質直且自呂后  
 太子及大臣皆素敬憚之獨昌可高祖曰善於  
 是乃召周昌謂曰吾欲固煩公公彊為我相趙  
 王周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陛下獨奈何中道

而棄之於諸侯乎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然吾  
 私憂趙王念非公無可者公不得已彊行於是  
 徙御史大夫周昌為趙相既行久之高祖持御  
 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為御史大夫者熟視  
 趙堯曰無以易堯遂拜趙堯為御史大夫堯亦  
 前有軍功食邑及以御史大夫從擊陳豨有功  
 封為江邑侯高祖崩呂太后使使召趙王其相  
 周昌令王稱疾不行使者三反周昌固為不遣  
 趙王於是高后患之乃使使召周昌周昌至謁

趙堯逐周昌而  
奪其御史大夫  
竟以此失之妙

高后高后怒而罵周昌曰爾不知我之怨戚氏  
乎而不遣趙王何昌既徵高后使使召趙王趙  
王果來至長安月餘飲藥而疾周昌因謝病不  
朝見三歲而歿後五歲高后聞御史大夫江邑  
侯趙堯高祖時定趙王如意之畫乃抵堯罪以  
廣阿侯任敖為御史大夫任敖者故沛獄吏高  
祖嘗辟吏吏繫呂后遇之不謹任敖素善高祖  
怒擊傷主呂后吏及高祖初起敖以容從為御  
史守豐二歲高祖立為漢王東擊項籍敖遷為

上黨守陳豨反時敖堅守封為廣阿侯食千八  
百戶高后時為御史大夫三歲免以平陽侯曹  
窋為御史大夫高后崩不與大臣共誅呂祿等  
免以淮南相張蒼為御史大夫蒼與絳侯等尊  
立代王為孝文皇帝四年丞相灌嬰卒張蒼為  
丞相自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會天下初定將  
相公卿皆軍吏張蒼為計相時繕正律曆以高  
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時本以十月為歲首  
弗革推五德之運以為漢當水德之時尚黑如

又曰高祖之入丞相也  
丞相灌嬰卒張蒼為

如神之人之張蒼之妙合之也

史記  
卷九十六  
張丞相列傳

故吹律調樂人之音聲及以此定律令若百工  
天下作程品至於爲丞相卒就之故漢家言律  
曆者本之張蒼蒼木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  
而尤善律曆張蒼德王陵王陵者安國侯也及  
蒼貴常父事王陵陵歿後蒼爲丞相洗沐常先  
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蒼爲丞相十餘年  
魯人公孫臣上書言漢土德時其符有黃龍當  
見詔下其議張蒼張蒼以爲非是罷之其後黃  
龍見成紀於是文帝召公孫臣以爲博士草土

德之曆制度更元年張丞相由此自絀謝病稱  
老蒼任人爲中候大爲姦利上以讓蒼蒼遂病  
免蒼爲丞相十五歲而免孝景前二年蒼卒諡  
爲文侯子康代侯八年卒子類代爲侯八年坐  
臨諸侯喪後就位不敬國除初張蒼父長不滿  
五尺及生蒼蒼長八尺餘爲侯丞相蒼子復長  
及孫類長六尺餘坐法失侯蒼之免相後老口  
中無齒食乳女子爲乳母妻妾以百數嘗孕者  
不復幸蒼年百有餘歲而卒



申屠丞相嘉者梁人以材官蹶張從高帝擊項籍遷爲隊率從擊黥布軍爲都尉孝惠時爲淮陽守孝文帝元年舉故吏士二千石從高皇帝者悉以爲關內侯食邑二十四人而申屠嘉食邑五百戶張蒼已爲丞相嘉遷爲御史大夫張蒼免相孝文帝欲用皇后弟竇廣國爲丞相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廣國賢有行故欲相之念久之不可而高帝時大臣又皆多歿餘見無可者乃以御史大夫嘉爲丞相因故邑封爲故安

侯嘉爲人廉直門不受私謁且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隆愛幸賞賜累巨萬文帝嘗燕飲通家其寵如是是時丞相入朝而通居上傍有怠慢之禮丞相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嘉爲機登鄧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文帝文帝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故不爲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

嘉欲斬郡通正  
也斬嘉錯私也  
二事已不可並  
論況斬通事可  
行於文帝景帝  
何如王而嘉欲  
先斬錯乎言矣  
不知也

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更今行斬之通頓  
首首盡出血不解文帝度丞相已困通使使者  
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  
既至為文帝泣曰丞相幾殺臣嘉為丞相五歲  
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二年罷錯為內史貴幸  
用事諸法令多所請變更議以謫罰侵削諸侯  
而丞相嘉自紉所言不用疾錯錯為內史門東  
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墼垣  
嘉聞之欲因此以法錯擅穿宗廟垣為門奏請

誅錯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宮上謁自歸景帝  
至朝丞相奏請誅內史錯景帝曰錯所穿非垣  
廟垣乃外墼垣故他官居其中且又我使為之  
錯無罪罷朝嘉謂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乃先  
請之為錯所賣至舍因歐血而死謚為節侯子  
其侯茂代三年卒子侯去病代三十一年卒子  
侯更代六歲坐為九江太守受故官送有罪國  
除自申屠嘉歿之後景帝時開封侯陶青桃侯  
劉舍為丞相及今上時柏至侯許昌平棘侯薛

澤武彊侯莊青翟高陵侯趙周等爲丞相皆以  
列侯繼嗣媿媿廉謹爲丞相備員而已無所能  
發明功名有著於當世者

太史公曰張蒼文學律曆爲漢名相而絀賈生  
公孫臣等言正朔服色事而不遵明用秦之顛  
頊曆何哉周昌木彊人也任放以舊德用申屠  
嘉可謂剛毅守節矣然無術學殆與蕭曹陳平  
異矣

史記卷第九十六

史記卷第九十七

酈生陸賈列傳三十七

楚 鍾惺 批評

酈生食其者陳留高陽人也好讀書家貧落魄  
無以爲衣食業爲里監門吏然縣中賢豪不敢  
役縣中皆謂之狂生及陳勝項梁等起諸將徇  
地過高陽者數十人酈生問其將皆握以好苛齟好苛  
禮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酈生乃深自藏匿後  
聞沛公將兵略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酈

酈生陸賈列傳

史記卷九十九 有の心し加ふ此  
生里中子也沛公時時問邑中賢士豪俊騎士  
歸酈生見謂之曰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  
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爲我先若見沛公謂曰臣  
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  
生自謂我非狂生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  
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與人言常  
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曰第言之騎士從  
容言如酈生所誠者沛公至高陽傳舍使人召  
酈生酈生至入謁沛公方倨牀使兩女子洗足

長拙妙甚嫚罵  
之主正耐得此  
等人所以擊洗  
迎也沛公何  
意獻儒者解冠  
溲溺別是一種  
俗儒

而見酈生酈生入則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  
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豎儒  
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  
助秦攻諸侯乎酈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  
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延酈  
生上坐謝之酈生因言六國從橫時沛公喜賜  
酈生食問曰計將安出酈生曰足下起糾合之  
衆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強秦此所  
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

史記卷九十九 酈生陸賈列傳

郊也。今其城又多積粟。臣善其令，請得使之。令下，足下卽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爲內應。於是遣酈生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酈食其爲廣野君。酈生言其弟酈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略地。酈生常爲說客，馳使諸侯。漢三年，秋，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遁保鞏洛。楚人聞淮陰侯破趙，彭越數反梁地，則分兵救之。淮陰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成臯計欲捐成臯以東屯鞏洛以拒楚。酈生因曰：臣聞知天之天者，王

三〇字〇開〇口

利知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

人爲天，而民人以食爲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廼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迺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臯，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却，自奪其便，臣竊以爲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工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杜太行之道，距蜚狐

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効實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間將二十萬之衆軍於歷下諸田宗彊負海阻河濟南近楚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爲漢而稱東藩上曰善迺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酈生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曰王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未可

得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所歸曰歸漢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漢王先入咸陽項王負約不與而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聞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卽以侯其將得賂卽以分其土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才皆樂爲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項王有倍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

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  
項氏莫得用事，爲人刻印，列而不能授，攻城得  
賂積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才怨之，而莫爲之  
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  
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下井  
陘，誅成安君，破北魏，舉三十二城，此蚩尤之兵  
也，非人之力也，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  
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阪，距蜚狐之  
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先下，漢王齊國社

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  
廣以爲然，迺聽酈生，罷歷下兵，守戰備，與酈生  
日縱酒。淮陰侯聞酈生伏軾下齊七十餘城，迺  
夜度兵平原，襲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爲酈  
生賣已，迺曰：「汝能止漢軍，我活汝；不然，我將亨  
汝。」酈生曰：「舉大事，不細謹，盛德不辭讓，而公不  
爲若。」更言齊王遂亨酈生，引兵東走。漢十二年，  
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將兵擊黥布有功，高祖舉  
列侯功臣，思酈食其，乃食其子酈疥。數將兵功

陸生蓋子房流  
正英雄有道術  
口姑以辨士自  
者也其出手  
事皆在漢有  
天下之象大者  
在融將相之矣  
言呂安劉而著  
豈獨機終不盡  
其述人止能以  
謂士名之而終  
不得目之為功

功臣之名生  
之所不欲居也

未當侯上以其父故封齊為高梁侯後更食武  
遂嗣三世元狩元年中武遂侯平坐詐詔衡山  
王取百斤金當奔市病死國除也

陸賈者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為有口

辯士居左右常使諸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

他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陸賈賜尉他印為南

越王陸生至尉他風對他在五結箕倨見陸生陸生因進

說他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

足下反天性弃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

衡為敵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  
傑竝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羽倍約自立

為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疆然漢王起巴

蜀鞭笞天下劫略諸侯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

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

王好、越、日、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

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王

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迺欲以新

造未集之越屈疆於此漢誠聞之掘燒王先人

造未集之越屈疆於此漢誠聞之掘燒王先人



冢夷滅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則越殺  
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佗廼蹶然起坐謝  
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  
亦自可兒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曰我  
孰與皇帝賢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彊  
楚爲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皇之業統理中  
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  
人衆車輦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  
始有也今王衆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

間譬若漢一郡王何乃比於漢尉佗大笑曰吾  
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渠不若漢廼  
大說陸生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  
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橐中裝直千金他  
送亦千金陸生卒拜尉佗爲越王令稱臣奉漢  
約歸報高祖大悅拜賈爲太中大夫陸生時時  
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廷公居馬上而得之  
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  
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

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

法不變，卒滅趙氏。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

，此語已先曾生龍之自是漢文之開國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擇而有慚色，迺

謂陸生日：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

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迺靡述存亡之徵。

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

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孝惠帝時，呂太后用事，

欲王諸呂，畏大臣有口者，陸生自度不能爭之，

迺病免家居。以好時，田地善，可以家焉。有五男

此段藏身  
神了一部誅呂  
安劉始末眼中  
看定計中算定  
全在於此英雄  
浮心妙用不可  
其人一時為劉  
為呂之人俱做  
此一番舉動  
地所以出而做  
事全不犯手

迺出所使越，得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二百

金，令為生產。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

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

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

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

三過，數見不鮮，無久恩。公為也。呂太后時，王諸

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相陳平患

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已，常燕居深念。陸生往請

直人坐，而陳丞相方深念，不時見陸生。陸生日：

史記

句念之深也。陳平曰：生揣我何念？陸生曰：足下位爲上相，食二萬戶侯，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爲之奈何？陸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務附；士務附，天下雖有變，即權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謂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爲陳平畫呂氏數事。陳平用其計，迺以五百金爲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亦報如之。此兩人深

陸生諒其安劉  
功在社稷  
平協仍以辨士  
口了全身玩世  
蓋生所以能壽

相結，則呂氏謀益衰。陳平迺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陸生，爲飲食費。陸生以此游漢廷，公卿間名聲藉甚。及誅諸呂，立孝文帝，陸生頗有力焉。孝文帝卽位，欲使人之南越，陳丞相等乃言：陸生爲太中大夫，往使尉他，令尉他去黃屋稱制，令比諸侯，皆如意。旨語在南越語中。陸生意竟以壽終。

平原君朱建者，楚人也。故嘗爲淮南王黥布相。有臯去，後復事黥布。布欲反時，問平原君。平原

平原君以貧故  
寓辟陽所取身  
與名俱稱之則  
說實亦止之累

君止之。布不聽。而聽梁父侯。遂反。漢已誅布。聞平原君諫。不與謀。得不誅。語在黥布語中。平原君為人辯。有口刻。廉剛直。家於長安。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呂太后。時辟陽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不肯見。及平原君母死。陸生素與平原君善。過之。平原君家貧。未有以發喪。方假貸服具。陸生令平原君發喪。陸生往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賀我乎。陸賈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

今不  
先人名  
貧又安

君。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為君死矣。辟陽侯乃奉百金往稅。列侯貴人以辟陽侯故。往稅凡五百金。辟陽侯幸呂太后。人或毀辟陽侯於孝惠帝。孝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呂太后慚。不可以言。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急。因使人欲見平原君。平原君辭曰。獄急不敢見君。邈求見孝惠。幸臣閔籍儒說之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讒欲

史記  
卷九十七  
陸賈列傳

殺之。今日辟陽侯誅，旦日太后含怒亦誅君。何不肉袒爲辟陽侯言於帝。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驩，兩主共幸君。君賚富益倍矣。於是閔籍孺大恐，從其計。言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之囚欲見平原君，平原君不見辟陽侯。辟陽侯以爲倍已，大怒，及其成功出之，廼大驚。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陽侯於諸呂至深，而卒不誅。計畫所以全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孝文帝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以諸呂故。文帝聞其客平原

君爲計策，使吏捕欲治。聞吏至門，平原君欲自殺。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早自殺爲！」平原君曰：「我死禍絕，不及而身矣。」遂自剄。孝文帝聞而惜之，曰：「吾無意殺之。」廼召其子，拜爲中大夫。使匈奴，單于無禮，廼罵單于，遂死匈奴中。

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曰：「高陽賤民，酈食其竊，聞沛公暴露將兵，助楚討不義，敬勞從者，願得望見。」口畫天下，便事使者入通。沛公方洗，問使者曰：「何如人也？」使者對曰：「狀貌

類大儒衣儒衣冠側注沛公曰爲我謝之言我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使者出謝曰沛公敬謝先生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酈生曠目案劍叱使者曰走復入言沛公吾高陽酒徒也非儒人也使者懼而失謁跪拾謁還走復入報曰客天下壯士也叱臣臣恐至失謁曰走復入言而公高陽酒徒也沛公遽雪足杖矛曰延客入酈生入揖沛公曰足下甚苦暴衣露冠將兵助楚討不義足下何不自喜也臣願以

事見而曰吾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夫足下欲興天下之大事而成天下之大功而以目皮相恐失天下之能士且吾度足下之智不如吾勇又不如吾若欲就天下而不相見竊爲足下失之沛公謝曰鄉者聞先生之容今見先生之意矣迺延而坐之問所以取天下者酈生曰夫足下欲成大功不如止陳留陳留者天下之據衝也兵之會地也積粟數千萬石城守甚堅臣素善其令願爲足下說之不聽臣臣請爲

足下殺之而下陳留。足下將陳留之衆，據陳留之城，而食其積粟，招天下之從兵，從兵已成，足下橫行天下，莫能有害足下者矣。沛公曰：「敬聞命矣。」於是酈生迺夜見陳留令，說之曰：「夫秦爲無道，而天下畔之，今足下與天下從，則可以成大功，今獨爲亾秦嬰城而堅守，臣竊爲足下危之。陳留令曰：「秦法至重也，不可以妄言。妄言者無類，吾不可以應先生。所以教臣者，非臣之意也。願勿復道。」酈生留宿，臥夜半時，斬陳留令首。

踰城而下，報沛公。沛公引兵攻城，縣令首於長竿，以示城上人，曰：「趣下，而令頭已斷矣。」今後下者必先斬之。於是陳留人見令已死，遂相率而下。沛公沛公舍陳留南城門上，因其庫兵食積粟，留出入三月，從兵以萬數，遂入破秦。

太史公曰：世之傳酈生書多曰：漢王已拔三秦，東擊項籍，而引軍於鞏洛之間，酈生被儒衣往說漢王，迺非也。自沛公未入關，與項羽別，而至高陽，得酈生兄弟，今讀陸生新語書十二篇，固

史記卷第九十八  
當世之辯士至平原君子與余善是以得具論  
之

之  
當世之辯士至平原君子與余善是以得具論  
之

史記卷第九十八

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闕

史記卷第九十八  
傅靳蒯成列傳  
闕





婁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室異周之先自后稷  
堯封之郅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居豳  
太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居岐國人爭隨之  
及文王爲西伯斷虞芮之訟始受命呂望伯夷  
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  
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遂滅殷成王卽位周  
公之屬傅相焉迺營成周洛邑以此爲天下之  
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  
亡無德則易以亡凡若此者欲令周務以德致

○數○語○切○中○

人不欲依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  
盛時天下和洽四夷鄉風慕義懷德附離而並  
事天子不屯一卒不戰一士八夷大國之民莫  
不賓服効其貢職及周之衰也分而爲兩天下  
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其德薄也而形勢弱也今  
陛下起豐擊沛收卒五千人以之徑往而卷蜀  
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爭成臯之口犬戰七  
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  
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痍者未起而

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爲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鬪，不搃其肱，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搃天下之肱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卽亡，不如都周。上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卽日車駕

西都關中，於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婁敖，乃劉也。賜姓劉氏，拜爲郎中，號爲奉春君。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之，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共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竒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踰句注，二十餘萬兵已業行。

上怒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廼妄言沮  
吾軍械繫敬廣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  
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  
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以斬前使十輩  
言可擊者矣廼封敬二千戶爲關內侯號爲建  
信侯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亡入胡當是時冒  
頓爲單于兵彊控弦三十萬數苦北邊上患之  
問劉敬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  
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羣母以力爲威未可

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爲臣耳然恐  
陛下不能爲上曰誠可何爲不能顧爲奈何劉  
敬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遺之  
彼知漢適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爲闕氏生子必  
爲太子代單于向者貪漢重幣陛下以歲時漢  
所餘彼所鮮數賜遺因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冒  
頓在國爲子壻友則外孫爲單于豈嘗聞外孫  
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兵可無戰以漸臣也若陛  
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

六○字○并○或○妙○用○折○破○中○行○說○看○做

彼亦知不肯貴遠無益也。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日夜泣曰妾唯太子一女奈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名爲長公主。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劉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興。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之族宗彊。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

高枕而臥也。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彊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迺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

叔孫通者薛人也。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山東。使者以聞。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斬入陳。於公如何。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卽反。罪死無赦。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叔孫通前曰。諸生

言皆非也。夫天下合為一家，毀郡縣城，鏢其兵，示天下不復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於下，使人人奉職，四方輻輳，安敢有反者？此特羣盜鼠竊狗盜耳。何足置之齒牙間？郡守尉今捕論何足憂。二世喜曰：善。盡問諸生，請生或言反，或言盜。於是二世令御史案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諸言盜者皆罷之。廼賜叔孫通帛二十四衣，一襲，拜為博士。叔孫通已出宮，反舍諸生曰：先生何言之謾也。通曰：公不知也。我幾不脫於

虎口，廼亡去之。薛薛已降楚矣。及項梁之薛，叔孫通從之，敗於定陶。從懷王，懷王為義帝，徙長沙，叔孫通留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叔孫通降漢王。漢王敗而西，因竟從漢。叔孫通儒服，漢王憎之，廼變其服，短衣楚製。漢王喜，叔孫通之降漢，從儒生弟子百餘人，然通無所言。進，專言諸故羣盜壯士進之，弟子皆竊罵曰：事先生數歲，幸得從降漢，今不能進，臣等專言大猾何也。叔孫通聞之，廼謂曰：漢王方蒙

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關乎。故先言斬將奪旗之士、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漢王拜叔孫通爲博士、號饗嗣君。漢五年、已并天下、諸侯共尊漢王爲皇帝、於定陶、叔孫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苛儀法、爲簡易、羣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帝患之。叔孫通知上益厭之也。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叔孫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爲。

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臣願願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爲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爲之。於是叔孫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爲公所爲。公所爲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汙我。叔孫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

知○前○變○三○字○是○叔○孫○一○生

西及上左右為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為綿蕞  
野外習之月餘叔孫通曰上可試觀上既觀使  
行禮曰吾能為此廼令羣臣習隸會十月漢七  
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朝十月儀先平明謁  
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步卒衛宮  
設兵張旗志傳言趨殿下郎中俠陛陛數百人  
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  
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句傳於  
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職傳警引諸侯王以下

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  
恐肅敬至禮畢復置法酒諸侍坐殿上皆伏抑  
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  
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誼譁  
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廼今日知為皇帝之貴

也廼拜叔孫通為太常賜金五百斤叔孫通因  
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臣共為儀願陛  
下官之高帝悉以為郎叔孫通出皆以五百斤  
金賜諸生諸生廼皆喜曰叔孫生誠聖人也知

高祖廟中先有  
皇帝二字被叔  
孫通破此漢儀  
之所以就也文  
帝不聽賈生言  
復古禮樂亦緣  
先有綿蕞之儀  
纂之



當世之要務。漢九年高帝徙叔孫通爲太子太傅。漢十二年高祖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叔孫通諫上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爲天下笑。秦以不蚤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汗地。高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動。奈

何以天下爲戲。高帝曰。吾聽公言。及上置酒。見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乃遂無易太子志矣。高帝崩。孝惠卽位。廼謂叔孫生曰。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能習。徙爲太常。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皆叔孫生爲太常所論著也。孝惠帝爲東朝長樂宮。及間往來。數蹕煩人。廼作複道。方築武庫南。叔孫生奏事。因請問曰。陛下何自築複道。高寢衣冠。片出游高廟。高廟漢太祖奈何。令後世子孫乘宗廟道上行哉。孝惠帝大

懼曰急壞之。叔孫生日：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今壞此，則示有過舉。願陛下爲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多宗廟。大孝之本也。上廼詔有司立原廟。原廟起以複道。故孝惠帝曾春出游離宮。叔孫生日：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孰，可獻。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廼許之。諸果獻由此興。

太史公曰：詔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

信哉！夫高祖起微細，定海內，謀計用兵，可謂盡之矣。然而劉敬脫輓輅一說，建萬世之安。智豈可專邪？叔孫通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爲漢家儒宗，大直若誦，道固委蛇。蓋謂是乎？

史記卷第一百

季布樂布列傳四十

楚 鍾惺 批評

季布者楚人也爲氣任俠有名於楚項籍使將  
兵數窘漢王及項羽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  
舍匿罪及三族季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購  
將軍急迹且至臣家將軍能聽臣臣敢獻計卽  
不能願先自剄季布許之廼髡緝季布衣褐衣  
置廣柳車中并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

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迺買而置之田誠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必與同食朱家迺乘輜車之洛陽見汝陰侯滕公滕公留朱家飲數日因謂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數爲項羽窘上上怨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視季布何如人也曰賢者也朱家曰臣各爲其主用季布爲項籍用職耳項氏臣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獨以已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而漢求之急如此此不

心知是季布心  
知朱家大俠兩  
心知寫出英雄  
機警特達精神  
和剛健

北走胡制即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爲上言邪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季布匿其所迺許曰諾待閒果言如朱家指上迺救季布當是時諸公皆多季布能摧剛爲柔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季布召見謝上拜爲郎中孝惠時爲中郎將單于嘗爲書嫚吕后不遜吕后大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吕后意曰然季布曰樊噲

史記  
卷一百一十五  
季布朱家列傳

可斬也。夫高帝將兵四十餘萬衆，困於平城，今  
噲柰何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面欺且秦以事  
於胡，陳勝等起，于今創痍未瘳，噲又面諛，欲搖  
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  
匈奴事。季布爲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者，  
孝文召欲以爲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難  
近，至留邸一月，見罷。季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  
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  
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以毀臣

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一人之毀而去  
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闕陛下也。上默然，  
慚良久曰：河東吾股肱，故特召君耳。布辭之，  
官。楚人曹丘生辯士，數招權顧金錢，事貴人，趙  
同等與竇長君善。季布聞之，寄書諫竇長君曰：  
吾聞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丘生歸，欲得  
書，請季布。竇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足下無  
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季布果大怒，待曹  
丘。曹丘至，卽揖。季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

名根如此宜為  
游客所制曹丘  
敢於請書見布  
者如布有名字

不如得乎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間  
哉且僕楚人足下亦楚人也僕游揚足下之名  
於天下顧不重邪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季布廼  
大說引入留數月為上客厚送之季布名所以  
益聞者曹丘揚之也季布弟季心氣蓋關中遇  
人恭謹為任俠方數千里士皆爭為之歿嘗殺  
人亡之吳從袁絲匿長事袁絲弟畜灌夫籍福  
之屬嘗為中司馬中尉鄧都不敢不加禮少年  
多時時竊藉其名以行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

諾著聞關中波、關、相、開、交、情、疑、妙、太、史、公、社、在、此季布毋弟丁公為楚將丁公為項

羽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顧丁公曰

兩賢豈相厄哉於是丁公引兵而還漢王遂解

去及項王滅丁公謁見高祖高祖以丁公狗軍

中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廼丁

公也遂斬丁公曰使後世為人臣者無效丁公

寬我者赦之縱我者殺之此所以為高帝也然  
高帝殺丁公不在滅項之後自來謁見  
便有賣主以自為功之意購求  
布而布亡匿此布之所以免也

樂布者梁人也始梁王彭越為家人時嘗與布

游窮困貨傭於齊爲酒人保數歲彭越去之巨野中爲盜而布爲人所略賣爲奴於燕爲其家主報仇燕將臧荼舉以爲都尉臧荼後爲燕王以布爲將及臧荼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之廼言上請贖布以爲梁大夫使於齊未還漢召彭越責以謀反夷三族已而臯彭越頭於維陽下詔曰有敢收視者輒捕之布從齊還奏事○好○勞○子○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布以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

越反明矣。趣亭之方提。趣湯布顧曰。願一言而歎。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滎陽。成臯間。項王所以遂不能西徙。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且垓下之會。徵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爲反。反形未見。以苛小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亭。於是上

○詔○帶○恐

史記  
卷一百一十五  
五  
大  
趙  
釋布罪拜爲都尉。孝文時爲燕相。至將軍布  
廼稱曰窮困不能辱身下志。非人也。富貴不能  
快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德者厚報之。有怨者必  
以法滅之。吳軍反時以軍功封俞侯。復爲燕相。  
燕齊之間皆爲樂布立社。號曰樂公社。景帝中  
五年薨。子賁嗣爲太常。犧牲不如令。國除。  
太史公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  
屢典軍。搴旗者數矣。可謂壯士。然被刑戮爲人  
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

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爲漢名將。賢者  
誠重其死。夫如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非能勇  
也。其計畫無復之耳。樂布哭彭越。趙湯如歸者。  
彼誠知所處。不自重其死。雖往古烈士。何以加  
哉。



史記卷第一百  
楚 鍾惺 批評  
也其  
燭垂其  
不

史記卷第一百

楚 鍾惺 批評

袁盎鼂錯列傳第四十一

袁盎者楚人也字絲父故爲羣盜徙處安陵高  
后時盎嘗爲呂祿舍人及孝文帝卽位盎兄噲  
任盎爲中郎絳侯爲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上  
禮之恭常目送之袁盎進曰陛下以丞相何如  
人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  
社稷臣主在與在亡與亡方呂后時諸呂用

史記

卷一百

袁盎鼂錯列傳

大東堂

事擅相王劉氏不絕如帶是時絳侯爲太尉主  
兵柄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其畔諸呂太尉  
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  
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爲陛下不取  
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已而絳侯望袁盎曰  
吾與而兄善今兒廷毀我盎遂不謝及絳侯免  
相之國國人上書告以爲反徵繫清室宗室諸  
公莫敢爲言唯袁盎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盎  
頗有力絳侯乃大與盎結交淮南厲王朝殺辟

說發自  
盎乃以  
語何以服

陽侯居處驕甚袁盎諫曰諸侯大驕必生患可  
適削地上弗用淮南王益橫及棘蒲侯柴武太  
子謀反事覺治連淮南王淮南王徵上因遷之  
蜀轆車傳送袁盎時爲中郎將乃諫曰陛下素  
驕淮南王弗稍禁以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  
王爲人剛如有遇霧露行道死陛下竟爲以天  
下之大弗能容有殺弟之名柰何上弗聽遂行  
之淮南王至雍病死聞上輟食哭甚哀盎入頓  
首請罪上曰以不用公言至此盎曰上自寬此

往事豈可悔哉。且陛下有高世之行者三，此不足足以毀名。上曰：吾高世行三者何事？蓋曰：陛下居代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不解衣，湯藥非陛下口所嘗，弗進。夫曾參以布衣猶難之，今陛下親以王者修之，過曾參孝遠矣。夫諸呂用事，大臣專制，然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之淵，雖賁育之勇不及陛下。陛下至代邸，西向讓天子位者再，南面讓天子位者三，夫許由一讓而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由矣。且陛下遷淮

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過有司，衛不謹，故病死。於是上乃解曰：將柰何？蓋曰：淮南王有三子，唯在陛下耳。於是文帝立其三子，皆爲王。蓋由此名重朝廷。袁盎常引大體，忼慨宦者趙同以數幸，常害袁盎。袁盎患之，蓋兄子種爲常侍騎，持節夾乘，說蓋曰：君與鬪，廷辱之，使其毀不用。孝文帝出趙同參乘，袁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柰何與？刀鋸餘人載於上，笑下趙同趙同

泣下車。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袁盎騎並車，掌轡。上曰：「將軍怯邪？」盎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聖主不乘危而徼幸。今陛下騁六駟，馳下峻山，如有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柰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席坐。及坐，郎署長布席，袁盎引卻。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入禁中。盜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卽厚賜之。陛下所以爲慎夫人適，所以禍之。陛下獨不見人彘乎？」於是上乃說，召語慎夫人。慎夫人賜盎金五十觔。然袁盎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中。調爲隴西都尉。仁愛士卒，士卒皆爭爲死。遷爲齊相，徙爲吳相。辭行，種謂盎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姦，今苟欲劾治，彼不上書告君，卽利劍刺君矣。」南方卑溼，君能日飲，毋何時說？王曰：「毋反而已。」如此，幸得脫。盎用種之計，吳王厚遇盎，盎告歸。道逢丞相

史記  
卷一百一  
袁盎傳

申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袁盎袁盎還愧其吏乃之丞相舍上謁求見丞相丞相良久而見之盎因跪曰願請問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議吾且奏之卽私邪吾不受私語袁盎卽跪說曰君爲丞相自度孰與陳平絳侯丞相曰吾不如袁盎曰善君卽自謂不如夫陳平絳侯輔翼高帝定天下爲將相而誅諸呂存劉氏君乃爲材官蹶張遷爲隊率積功至淮陽宋非有竒計攻城野戰之功且陛下從代

來每朝郎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受採之未嘗不稱善何也則欲以致天下賢士大夫上日聞所不聞明所不知日益聖智君今自閉錡天下之口而日益愚夫以聖主責愚相君受禍不久矣丞相乃再拜曰嘉鄙野人乃不知將軍幸教引入與坐爲上客盎素不好量錯錯所居坐盎去盎坐錯亦去兩人未嘗同堂語及孝文帝崩孝景帝卽位盎錯爲御史大夫使吏案袁盎受吳王財物抵罪

詔赦以爲庶人。吳楚反聞，鼂錯謂丞史曰：夫袁盎多受吳王金錢，專爲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盎，宜知計謀。丞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絕。今兵西鄉，治之何益？且袁盎不宜有謀。鼂錯猶與未決。人有告袁盎者，袁盎恐，夜見竇嬰，爲言吳所以反者，願至上前口對狀。竇嬰入言上，上乃召袁盎入見。鼂錯在前，及盎請辟人，賜間錯去，固恨甚。袁盎具言吳所以反狀，以錯故，獨急斬錯以謝吳。吳兵乃可罷。其語俱在吳事中。使袁

盎爲大常，竇嬰爲大將軍。兩人素相與善。逮吳反，諸陵長者長安中賢大夫爭附兩人，車隨者日數百乘。及鼂錯已誅，袁盎以太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肯，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盎軍中。袁盎自其爲吳相時，嘗有從史，從史嘗盜愛盎侍兒，盎知之，弗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言君知爾與侍者通，乃亡歸。袁盎驅自追之，遂以侍者賜之，復爲從史。及袁盎使吳，見守從史，適爲守。盎校尉司馬，乃悉以其裝齎置二石。

此從史非惟不  
百義其靡智又  
能全身知人者  
袁盎也

醇醪會天寒士卒饑渴飲酒醉西南陬卒皆卧  
司馬夜引袁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  
斬君盎弗信曰公何為者司馬曰臣故為從史  
盜君侍兒者盎乃驚謝曰公幸有親吾不足以  
累公司馬曰君第去臣亦且亡避吾親君何患  
乃以刃決張道從醉卒直隧出司馬與分背袁  
盎解節毛懷之杖步行七八里明見梁騎騎馳  
去遂歸報吳楚已破上更以元王子平陸侯禮  
為楚王袁盎為楚相嘗上書有所言不用袁盎

病免居家與閭里浮沉相隨行鬪難走狗維陽  
劇孟嘗過袁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謂盎曰  
吾聞劇孟博徒將軍何自通之盎曰劇孟雖博  
徒然毋功客送葬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  
緩急人所有夫一旦有急叩門不以親為解不  
以存亡為辭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耳今公  
常從數騎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罵富人弗與  
通諸公聞之皆多袁盎袁盎雖家居景帝時時  
使人問籌策梁王欽求為嗣袁盎進說其後語

塞梁王以此怨盜曾使人刺盜刺者至關中間  
袁盎諸君譽之皆不容口乃見袁盎曰臣受梁  
王金來刺君君長者不忍刺君然後刺君者十  
餘曹備之袁盎心不樂家又多怪乃之招生所  
問占還梁刺客後曹輩果遮刺殺盜安陵郭門  
外

鼂錯者潁川人也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先所  
與雒陽宋孟及劉禮同師以文學爲太常掌故  
錯爲人隋直刻深孝文帝時天下無治尚書者

獨聞濟南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  
不可徵乃詔太常使人往受之太常遣錯受尚  
書伏生所還因上便宜事以書稱說詔以爲太  
子舍人門大夫家令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  
號曰智囊數上書孝文時言削諸侯事及法令  
可更定者書數十上孝文不聽然竒其材遷爲  
中大夫當是時太子善錯計策袁盎諸大功臣  
多不好錯景帝卽位以錯爲內史錯常數請間  
言事輒聽寵幸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丞相申



屠嘉心弗便力未有以傷內史府居太上廟墻  
中門東出不便錯乃穿兩門南出鑿廟墻垣丞  
相嘉聞大怒欲因此過爲奏請誅錯錯聞之卽  
夜請間具爲上言之丞相奏事因言錯擅鑿廟  
垣爲門請下廷尉誅上曰此非廟垣乃墻中垣  
不致於法丞相謝罷朝怒謂長史曰吾當先斬  
以聞乃先請爲兒所賣固誤丞相遂發病歿錯  
以此愈貴遷爲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  
地取其枝郡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集議莫

不難獨竇嬰爭之由此與錯有卻錯所更令三  
十章諸侯皆誼譁疾鼂錯錯父聞之從頗川來  
謂錯曰上初卽位公爲政用事侵削諸侯別疏  
人骨肉人口議多怨公者何也鼂錯曰固也不  
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錯父曰劉氏安矣而  
鼂氏危矣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歿曰吾不忍見  
禍及吾身歿十餘日吳楚七國果反以誅錯爲  
名及竇嬰袁盎進諫上令鼂錯衣朝衣斬東市  
鼂錯已歿謁者僕射鄧公爲校尉擊吳楚軍爲

將選上書言軍事。謁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聞  
鼂錯歟？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王爲反數十年矣，  
發怒削地以誅錯爲名，其意非在錯也。且臣恐  
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復言也。上曰：何哉？鄧公曰：  
夫鼂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地以尊京  
師，萬世之利也。計書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  
之口，外爲諸侯報仇。臣竊爲陛下不取也。於是  
景帝默然良久，曰：公言善，吾亦恨之。乃拜鄧公  
爲城陽中尉，鄧公成固人也。多奇計。建元中，上

此節公一段  
附錯也

招賢良。公卿言：鄧公時，鄧公免，起家爲九卿。一  
年復，謝病免歸。其子章以修黃老言，顯於諸公  
間。

魯本智數，物其  
由諫中節節，其  
原籍之意自結  
人上人知其面  
可不知其兩善  
萬會三字，宛見  
奇麗

太史公曰：袁盎雖不好學，亦善傳會，仁心爲質。  
引義愷慨，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時以變易及  
吳楚一說，說雖行哉，然後不遂，好聲於賢，竟以  
名敗。鼂錯爲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後擅權多所  
變，吏諸侯發難，不急匡救，欲報私讐，反以亡軀。  
語曰：變古亂常，不歿則亡。豈錯等謂耶？

史記卷第一百二

楚 鍾惺 批評

張釋之馮唐列傳四十二

張廷尉釋之者堵陽人也。字季。有兄仲同居。以  
 訾爲騎郎。事孝文帝。十歲不得調。無所知名。釋  
 之曰。久宦。減仲之產。不遂。欲自免歸。中郎將袁  
 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釋之既  
 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毋甚。高論。令  
 今可施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間事。秦所以

此語不用。皆生之根。

○今之君子。最有利之意。

魯夫對命歌  
亦是職守文帝  
拜為令原自不  
能而釋之力諫  
非謂其言之非  
也必察其口煩  
對上之聞有一  
浮詳燥刻之  
此其非端人  
以其言曰秦  
魯夫說

失而漢所以興者久之文帝稱善乃拜釋之為  
謁者僕射釋之從行登虎園上問上林尉諸禽  
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蓋不能對虎園畜夫從  
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  
對響應無窮者文帝曰吏不當若是邪尉無賴  
乃詔釋之拜畜夫為上林令釋之久之前曰陛  
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也又復問  
東陽侯張敖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  
夫絳侯東陽侯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

史治  
則不聞其過  
事其失自小矣  
其人臣深識遠  
慮之言不當在  
一人二事看之  
也

出口豈教此畜夫謀謀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  
刀筆之吏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  
具耳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遲而至於  
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畜夫口辯而超遷之  
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為口辯而無其實且下  
之化上疾於景響舉錯不可不審也文帝曰善  
乃止不拜畜夫上就車召釋之參乘徐行問釋  
之秦之敝其以質言至宮上拜釋之為公車令  
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於是

史記  
卷一百一  
張馬列傳

釋之追止太子梁王無得入殿門遂劾不下公  
門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  
子不謹薄太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  
得入文帝由是奇釋之拜為中大夫頃之至中  
郎將從行至霸陵居北臨厠是時慎夫人從上  
指示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使慎夫  
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意慘悽悲懷顧謂羣臣  
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檠用紵絮削陳蔡漆其間  
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進曰便其中有

言學  
明又帝

可欲者雖錮南山猶有郤使其中無可欲者雖  
無石檠又何戚焉文帝稱善其後拜釋之為廷  
尉頃之上行出申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出乘  
輿馬驚於是使騎捕屬之廷尉釋之治問曰縣  
人來聞躍匿橋下久之以為行已過即出見乘  
輿車騎即走耳廷尉奏當一人犯躍當罰金文  
帝怒曰此人親驚吾馬吾馬賴柔相令他馬固  
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  
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

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

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爲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良久，上曰：「廷尉當是也。」其後有人盜高廟，坐前玉環，捕得。文帝怒，下廷尉。廷尉治，釋之。案律盜宗廟服御物者爲奏，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之無道，乃盜先帝廟器，吾屬廷尉者，欲致族之，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其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順爲差。今

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久之，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開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爲親友。張廷尉由此天下稱之。後文帝崩，景帝立，釋之恐稱病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謝，則未知何知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王生者善爲黃老言，處士也。嘗召居廷中，三公九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鞿解，顧謂張廷尉爲我結鞿。」

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謂王生日：「獨奈何廷辱張廷尉，使跪結韉？」王生日：「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結韉，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張廷尉事景帝歲餘，為淮南王相，猶尚以前過也。久之，釋之卒，其子曰張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馮唐者，其大父趙人，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以孝著，為中郎署長，事文帝。文帝輦過，問唐曰：「父

退必稱大父與  
父思見老人對  
君前確處

老何自為郎？家安在？」唐具以實對。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父知之乎？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曰：「何以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為官卒將，善李牧。臣父故為代相，善趙將李齊，知其為人也。」上既聞廉頗、李牧為人良，說而搏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時，為吾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怒，起入禁

史記

卷一百一十一 廉頗李牧傳

七

廉頗李牧傳

上方急求將此語豈可使開於八宜具忍也

時未為天子也開中留心知此

居代

又帝處馮唐一  
段人以爲寬容  
不知正其一片  
維累留心邊事  
處



中良久召唐讓曰公奈何衆辱我獨無間處乎

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之時匈奴新太入

朝那殺北地都尉昂上以胡寇爲意乃卒復問

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

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闕以內

者寡人制之闕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

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臣大父言李牧

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

外不從中擾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

其智能遣選車千三百乘、穀騎萬三千、百金之

士十萬、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西抑疆

秦、南支韓魏、當是之時、趙幾霸、其後會趙王遷

立其母倡也、王遷立、乃用郭開讒、卒誅李牧、令

顏聚代之、是以兵破、士北、爲秦所禽、滅今臣竊

聞魏尚爲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

錢、五日一椎牛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

避、不近雲中之塞、虜嘗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

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

...



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一言不  
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  
臣愚以爲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  
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  
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  
用也臣誠愚觸忌諱歿罪文帝說是日令  
○無○數○焉○駁○鼓○舞○在○此○小○矣○馮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爲雲中守而拜唐爲車  
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七年景帝立以唐  
爲楚相免武帝立求賢良舉馮唐唐時年九十

餘不能復爲官乃以唐子馮遂爲郎遂字王孫  
亦奇士與余善

太史公曰張季之言長者守法不阿意馮公之  
論將率有味哉有味哉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  
二君之所稱誦可著廊廟書曰不徧不黨王道  
蕩蕩不黨不徧王道便便張季馮公近之矣

大史公叙萬石家。段篤行至。付母人肅然生敬。不敢以無能少之。不言而躬行。是其儒術不言而齊國大治。是其吏事。蓋有感於儒與吏之儔者。而以此風之也。

史記卷第一百三

萬石張叔列傳四十三

楚 鍾惺 批評

萬石君名奮。其父趙人也。姓石氏。趙亡。徙居溫。高祖東擊項籍。過河內。時奮年十五。為小吏。侍高祖。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何。有對曰。奮獨有疾。不幸失明。家貧。有姊。能鼓琴。高祖曰。若能從我乎。曰。願盡力。於是高祖召其姊為美人。以奮為中涓。受書謁。徙其家長安中戚里。以姊

史記 卷一百三 萬石張叔列傳 大史公叙萬石家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為美人故也。其官至孝文時，積功勞，至大中大夫。無文學，恭謹無與比。文帝時，東陽侯張相如為太子太傅，免選可為傅者，皆推奮。奮為太子太傅，及孝景即位，以為九卿，迫近憚之，徙奮為諸侯相。奮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次子慶，皆以馴行孝謹，官皆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集其門，號奮為萬石君。孝景帝季年，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以歲時為朝臣。過宮門，關萬石君必下車趨。

此不不釋本謹  
若此段步趣舉  
語又是學問談  
古人所為似習  
然曲禮鄭黨篇  
七蓋一書中許  
多曲折不出本  
義一字止與此  
一筆入暗合

見路馬，必式焉。子孫為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譙讓，為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申申如也。僮僕訢訢如也。唯謹。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之。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悼。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為不及也。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以文學獲罪，皇太后以為儒者文多質

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長子建爲郎  
中令少子慶爲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  
建爲郎中令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  
侍者取親中裙廁驗身自浣滌復與侍者不敢  
令萬石君知○字○尤○以爲常建爲郎中令事有可言屏  
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是以上乃親  
尊禮之萬石君徙居陵里內史慶醉歸入外門  
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請罪不許  
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內史貴人入閭

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  
乃謝罷慶慶及諸子弟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  
以元朔五年中卒長子郎中令建哭泣哀思扶  
杖乃能行歲餘建亦歿諸子孫咸孝然建最甚  
甚於萬石君建爲郎中令書奏事事下建讀之  
○爲○得○好○笑○然○他○人○筆○端○知○主○不○出○事○有○口○談○則  
○言○而○之○能○書○諸○筆○者○比○類○是○也曰誤書馬字與尾當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譴歿  
矣甚惶恐其爲謹慎雖他皆如是萬石君少子  
慶爲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  
舉手曰六馬慶於諸子中最爲簡易矣然猶如

此段博得妙見  
武帝紛紛用意  
事之臣而心未  
嘗不重廢行之  
士雖主作用如  
此

此為齊相舉齊國皆慕其家行不言而齊國大治為立石相祠元狩元年上立太子選羣臣可為傳者慶自沛守為太子太傅七歲遷為御史大夫元鼎五年秋丞相有罪罷制詔御史萬石君先帝尊之子孫存其以御史大夫慶為丞相封為牧丘侯是時漢方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國多事天子巡狩海內修上古神祠封禪典禮樂公家川少桑弘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兒寬等推文學至九卿更

進用事事不關決於丞相丞相醇謹而已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嘗欲請治上近臣所忠九卿減宣罪不能服反受其過贖罪元封四年中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邊以適之上以為丞相老謹不能與其議乃賜丞相告歸而案御史大夫以下議為請者丞相慚不任職乃上書曰慶幸得待罪丞相罷駑無以輔治城郭倉庫空虛民多流亡罪當伏斧質上不忍致法願歸丞相侯印乞

骸骨歸避賢者路。天子曰：倉廩既空，民貧流亡，而君欲請徙之，播蕩不安，動危之，而辭位。君欲安歸，難乎？以書讓慶。慶甚慚，遂復視事。慶文深審謹，然無他大略，爲百姓言。後三歲餘，太初二年中，丞相慶卒，謚爲恬侯。慶中子德，慶愛用之。上以德爲嗣代侯，後爲太常，坐法當死，贖免。爲庶人。慶方爲丞相，諸子孫爲吏，更至二千石者十三人。及慶歿後，稍以罪去。孝謹益衰矣。建陵侯衛綰者，代大陵人也。綰以戲車爲郎事。

文帝功次遷爲中郎將，醇謹無他。孝景爲太子時，召上左右飲，而綰稱病不行。文帝且崩時，屬孝景曰：綰長者，善遇之。及文帝崩，景帝立，歲餘不譙呵綰。綰日以謹力。景帝幸上林，詔中郎將參乘還而問曰：君知所以得參乘乎？綰曰：臣從車士，幸得以功次遷爲中郎將，不自知也。上問曰：吾爲太子時，召君，君不肯來，何也？對曰：○四○字歿罪○孫○厚○之○極○實病。上賜之劍。綰曰：先帝賜臣劍，凡六劍，不敢奉詔。上曰：劍人之所施，易獨至今乎？綰曰：具在。

上使取六劍劍尚盛未嘗服也郎官有譴常蒙其罪不與他將爭有功常讓他將上以爲廉忠實無他腸乃拜綰爲河間王太傅吳楚反詔綰爲將將河間兵擊吳楚有功拜爲中尉三歲以軍功孝景前六年中封綰爲建陵侯其明年上廢太子誅栗卿之屬上以爲綰長者不忍乃賜綰告歸而使郅都治捕栗氏既已上立膠東王爲太子召綰拜爲太子太傅久之遷爲御史大夫五歲代桃侯舍爲丞相朝奏事如職所奏然

漢家法如此

自初官以至丞相終無可言天子以爲敦厚可相少主尊寵之賞賜甚多爲丞相三歲景帝崩武帝立建元年中丞相以景帝疾時諸官囚多坐不辜者而君不任職免之其後綰卒子信代坐酎金失侯

塞侯直不疑者南陽人也爲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同舍郎金去已而金主覺妄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而告歸者來而歸金而前郎亡金者大慙以此稱爲長者文帝稱舉稍

遷至太中大夫。朝廷見人，或毀曰：「不疑狀貌甚

美，然獨無大志，其善盜嫂，何也？」不疑聞曰：「我乃無

兄，然終不自明也。」吳楚反時，不疑以二千石將

兵擊之。景帝後元年，拜為御史大夫。天子修吳

楚時功，乃封不疑為寒侯。武帝建元年中，與丞

相繆俱以過免。不疑學老子言，其所臨為官如

故，唯恐人知其為吏跡也。不好立名稱，稱為長

者，不疑卒。子相如代孫望，坐酎金失侯。

郎中令周文者，名仁，其先故任城人也。以醫見

景帝，為太子時，拜為舍人，積功稍遷。孝文帝時

至太中大夫。景帝初即位，拜仁為郎中令。仁為

人，陰重，不泄。常衣敝補衣，溺袴，則為不潔。清以

是得幸。景帝入臥內，於後宮祕戲。仁常在旁，至

景帝崩，仁尚為郎中令，終無所言。上時問人，仁

曰：「上自察之，然亦無所毀。」以此，景帝再自幸其

家，徙陽陵。上所賜甚多，然常讓不敢受也。諸

侯羣臣賂遺，終無所受。武帝立，以為先帝臣，重

之。仁乃病免，以二千石祿歸老。子孫咸至大官。



矣

御史大夫張叔者名歐安丘侯說之庶子也孝文時以治刑名言事太子然歐雖治刑名家其人長者景帝時尊重常爲九卿至武帝元朔四年韓安國免詔拜歐爲御史大夫自歐爲吏未嘗言案人專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以爲長者亦不敢大欺上具獄事有可卻卻之不可者不得已爲涕泣面對而封之其愛人如此老病篤請免於是天子亦策罷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家

於陽陵子孫咸至大官矣

太史公曰仲尼有言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其萬石建陵張叔之謂邪是以其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塞侯微巧而周文處讞君子譏之爲其近於佞也然斯可謂篤行君子矣



